

QUANZHOUXUE YANJIU

泉州学研究



照上文所说的“泉州学”的定义来说、也许就会有人问：“那么‘泉州学’与一般方志学有什么分别呢？”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、所以首先应该加以阐明。最先应该点出的是一般的撰写大都属记述、刊录较少进入“研究”之列的地方、就在立场是在从一样是以“研究”为有理论性而有野要

主编 陈世兴 副主编 丘熙洽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泉州学研究/主编：陈世兴 副主编：丘熙洽 林华东
吴幼雄。—福州：福建教育出版社，2002.4
ISBN 7-5334-3430-7

I. 泉… II. ①陈…②丘…③林…④吴… III. 泉州市
—研究—文集 IV. K295.7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3148 号

泉州学研究

主编：陈世兴 副主编：丘熙洽 林华东 吴幼雄

*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：350001)

电话：0591—3725592 7811283

传真：3726980 网址：www.fep.com.cn)

泉州晚报印刷厂印刷

(泉州新华路 29 号 邮编：362000)
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16.5 印张 399 千字 4 插页

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

ISBN 7—5334—3430—7/K·89 定价：33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
请向本社出版科(电话：0591—3726019)调换。

前　　言

陈笃彬

1999年10月，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，由泉州师专（现升格为泉州师院）泉州学研究所发起召开了“海峡两岸泉州学研讨会”，国际知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率领一批台湾著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。两岸专家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，对“泉州学”有关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，李亦园教授在会上做了题为《“泉州学”的新视野》的主题演讲，对“泉州学”的研究进行了科学的分类界定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为了使这次研讨会的成果能够为更多关心“泉州学”研究的各界人士所运用，在与会专家学者的倡议下，泉州师院泉州学研究所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。

“泉州学”研究好比一座芬芳馥郁的百花园，在海峡两岸专家学者通力协作，辛勤耕耘下，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异彩纷呈、争奇斗艳。如泉州海外交通史和宗教史是古代泉州文化的两株奇葩，是泉州历史发展的精髓，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化之林中均占有重要席座；包括梨园戏、傀儡戏、高甲戏、打城戏和布袋戏等泉腔南音的泉州地方传统戏曲，堪称戏曲“五朵金花”；富有传统地域特色的泉州话是古代闽南方言的一个代表点，以形成时间早、使用地域广、保存古代汉语成分多而著称于世，等等。这些领域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。有些领域如泉州的教育、宗族和文学，理学在泉州等，研究正在不断地深化，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、更好的成果问世。

《泉州学研究》的出版正值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，新千年日历的扉页已翻开，“泉州学”研究的新春序曲已奏响。我相信“泉州学”那浓郁的乡音和浓烈的乡情将引起更多海峡两岸专家学者的兴趣，从而同心协力架设泉台跨海大桥，为这座百花园增色添辉。

(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院长)

“海峡两岸‘泉州学’学术研讨会”开幕词

陈世兴

尊敬的各位领导、来宾、专家学者：

你们好！人们期待已久的“海峡两岸‘泉州学’学术研讨会”，今天在这里隆重开幕了！我谨代表泉州师专，向莅临会议的各位领导、来宾、专家学者表示最热烈的欢迎！

一年以前，在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共同倡导下，我们就着手酝酿“泉州学”研讨会的各项事宜。这项工作得到中央、省、市人民政府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，他们为会议提供了各种方便。为了召开这次研讨会，两岸学者不遗余力，积极参与。李亦园先生多次往来泉台，筹备会议的重大事务，广泛联络台湾专家学者赴会。可以说，从会议的论题、与会学者的举荐到具体的会务安排，都倾注了他的许多心血。大陆专家学者也积极响应，出谋划策。在泉人士多次召开座谈会，为会议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这次会议还得到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，尤其是泉州通淮关岳庙董事会，作为协办单位，慷慨捐资玉成此事。由于海峡两岸的通力协作，会议得以如期召开。借此机会请允许我代表会议筹备组，向所有热情支持这次会议的各级领导、社会贤达、专家学者，表示最衷心的感谢！

泉州，是国家首批公布的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。她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，以宽阔的胸襟，巧妙地融合了黄土文化和海洋文化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特色，作为东南“海滨邹鲁”，

它体现了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与积淀；作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起点，它向海外传输了华夏文化，又广泛吸纳了多彩的世界文化，拥有多元的文化遗存。光辉灿烂的历史无比自豪地表明，泉州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发展、对外交流、对台湾的开发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。今天的泉州，正在弘扬开拓进取的历史精神，以其迅速崛起的外向型经济和独特的地方文化，成为福建省最具活力的沿海经济开发区和重点旅游城市。建设现代化大泉州的宏伟蓝图已经开始实施。在这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，我们更需要借鉴历史，发扬光大；把握现实，再创辉煌。

“泉州学”就是以泉州地区的社会、历史、文化乃至自然生态等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，旨在探讨中华文化大背景下的泉州历史文化所具有的独特内涵。它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泉州文化复兴的产物。虽然它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的时间不长，但在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，已有了可喜的成果，显示了活跃的生命力。福建与台湾，一衣带水，同根同源；泉州与台湾更有着源远流长的血脉亲情。两岸学者对“泉州学”都有过深入的探讨。正是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适时地召开这次研讨会，藉以推进泉州学这门学科的建设。这次与会的学者有李亦园先生等台湾知名教授和学科新秀，有英国牛津、剑桥大学教授龙彼得先生，还有大陆专家学者 32 人。从今天开始到 10 月 22 日的 4 天期间，两岸学者将共同主持研讨会，就泉州的宗教、海交、文学、教育、戏曲、方言、宗族、民俗等方面展开广泛的学术交流，并对泉州史迹进行实地考察。我们相信，这次研讨会必将更加深入地揭示泉州的历史文化内涵，把“泉州学”研究进一步推向全国、推向世界。同时，这次研讨会，对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与认同，对服务于“大泉州”的两个文明建设，也将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。

金风送爽，秋色宜人。正是一年菊韵香，刺桐秋日胜春光。我

预祝研讨会在一个美丽的金秋里结出丰硕成果，同时祝愿与会的两岸学者在泉州生活愉快、身体健康！

谢谢大家！

(作者系原泉州师专校长、研究员)

“海峡两岸‘泉州学’学术研讨会”闭幕词

丘熙洽

尊敬的李亦园教授、龙彼得教授、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们、老师同学们：

由泉州师专主办、泉州通淮关岳庙董事会协办的“海峡两岸‘泉州学’学术研讨会”，经过两天半紧张而热烈的讨论，已经圆满结束了。借此机会，请允许我代表泉州师专校领导和全校师生员工，向大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！向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们，向李亦园教授、龙彼得教授，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谢意！

“海峡两岸‘泉州学’学术研讨会”，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，是一次成功的大会、丰收的大会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大会！

在这次大会上，两岸学者就泉州的戏曲、方言、教育、海外交通、家族宗族、宗教、文学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为数众多、质量上乘的学术论文。在方言专题中，既有微观方面的本字研究，又提出了实际应用的校注原则，还有关于方言形成、流动的宏观研究；在教育专题中，既有纵向的历史考察，又有横面的历史观照，史中有论，论中有史；在戏曲专题中，既有论述泉州戏曲的深厚文化积淀，又有运用新颖的方法从文学理论角度揭示某一戏目文化内涵的专论，还有对傀儡戏整理倾注极大心力的论证；在家族宗族专题中，既有对宗族形成与变迁的个案研究，又有对地域文化评价价值中立问题的阐释论证，还有对宗族亲属理论的研究；在海外交通的专题

中，既有对“泉州学”沿革的回顾，对海外交通多种文化的接触、碰撞、融合的揭示，又有对海外交通兴盛与泉州回族形成的论证，还有对五代乱世中泉南偏居一隅出现新机从而发展海外贸易的研究，同时还有对宋元时期泉州陶瓷业与产品外销的论述；在宗教专题中，有明清时期的关帝崇拜到关羽信仰文化内涵的历史性剖析，有女性神灵信仰的极具地方特色之宗教现象的开拓性探讨，还有从鹿港施氏道士世家的典型个案分析，从而揭示道教文化所蕴含的民族性、本土性意义；在文学专题中，有对明末五部尚书黄克缵《数马集》的阐隐发微，有对南音特点社会功能及其流传原因的探索，也有对唐宋泉州文学的概述，有文学史的论述，还有作家作品的专论等等。

总之，这次研讨会，是对近年来“泉州学”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阅。我们高兴地看到，这次会议上提供的报告，没有一篇是章法雷同，或人云亦云之作，可以说都是在同一命题的不同领域中另辟蹊径，独树一帜的，都是专家学者们深入研究、辛勤劳作的结晶。许多研究成果角度新、内容好、品位高，新颖别致、生动活泼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近年来“泉州学”研究的一座丰碑，她为进一步开展“泉州学”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这一次研讨会，确实是一次高水平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。许多论文观点鲜明、材料翔实，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务实的作风。专家学者们既互相尊重，又敢于展开不同观点的论争，很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民主气氛。在这一点上，台湾学者显得更为突出，值得大陆同仁们加以认真地借鉴和学习。不少场次中，会议主席的画龙点睛和评论人的即兴发挥，更使讨论会收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。凡此种种很值得我们今后进一步加以弘扬。

这次两岸学者相聚一堂，共同探讨和研究“泉州学”，这对繁荣和发展泉州文化，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闽台一衣带水、情同

手足；泉州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，泉台习相近、语同音，血浓于水，泉台两地有着源远流长的亲缘关系。就像这次台湾学者所说，来到泉州，如同回到自己的家，倍感亲切；曾永义教授满怀深情地说：“泉州是我们故乡中的故乡。”

对于故乡泉州，李亦园教授更是一往情深。早在1989年，他就回泉州市省亲，对家乡的学术和文化事业极其关心。他指出：“泉州一地作为华南的一个特殊的文化方言区域，确是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。”李亦园先生以其博大精深的学养以及积数十年的治学经验，在这次研讨会上为我们作了题为《“泉州学”的新视野》的主题演讲，精辟地阐述了“泉州学”的定义及诸多相关的问题，尤其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问题，这对“泉州学”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，无疑具有十分深刻的指导意义。我们希望“泉州学”的研究，能如李先生所期望的那样，有所前进，有所创新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形成自己的特色，并将“小传统”融入“大传统”、融入“中国文化的脉络中”，使“泉州学”的研究日渐深入，提高到一个更新的层次。

这次学术研讨会，台湾莅会的学者，既有资深的知名教授，又有风华正茂的学科新秀，他们对于“泉州学”、对于泉州文化的研究和关注，不仅为泉州的学术文化增添新的一页，还将被载入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史册。我们相信，“泉州学”在两岸学者的共同培育下，将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。诚如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1990年冬致李亦园教授那充满哲理和激情的诗章说的那样：

海峡分西东，学同谊自通。

九洲多开阔，比翼遨长空。

最后，祝与会各位代表身体健康、事业辉煌！谢谢！

（作者系原泉州师专副校长、特级教师）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(261) 全森林 | 立跟史讯苗育莲批泉 |
| (271) 水即五 | 御金墓史育莲批泉 |
| (281) 林森林 | 立恩思已逝林晓批泉嘉未 |

主 题 演 讲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“泉州学”的新视野 | 绘图舞宗阳风事测名歌同东 |
| (291) 吴翠裳 | 李亦园 (1) |

戏 曲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宋元南戏中的泉州学 | 吴捷秋 (25) |
| (313) 《朱文走鬼》：多学科的总核 | |
| 泉州传统戏曲的文化积淀 | 郑国权 (40) |
| (341) 兼说“泉州传统戏曲丛书” | |
| 泉州傀儡目连探略 | 曾金铮 (54) |
| 戏文的喧声 | 沈 冬 (72) |

——论陈三五娘的荔镜情缘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新时期泉州戏剧创作探薮 | 李建民 (96)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
方 言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关于闽南方言形成中的几点看法 | 林华东 (110) |
| 泉州音在闽南语本字研究上的贡献 | 杨秀芳 (136) |
| 明刊闽南戏曲选集《满天春》疑难词句试释 | 王建设 (153) |

对时吟唱长林卦文因歌快果——

教 育

- 泉州教育的历史地位 许在全 (162)
 泉州教育史事论略 庄明水 (172)
 朱熹泉州初仕事迹与思想研究 林振礼 (191)

宗 族

- 闽南人的家族迁移与人文性格 陈支平 (215)
 泉州海外交通的兴起与泉州回族的形成 蒋炳钊 (237)
 福建省惠安县琅环陈氏宗祠在台湾的形成及其活动
 陈祥水 (262)
 亲属理论所建构的宗族图像 高怡萍 (277)
 泉州村落家族文化在台湾 苏黎明 (301)

海 上 交 通

- (CS) 烟 花 李东华 (312)
 扰攘与新机：五代福建地区的历史发展 李东华 (312)
 “泉州学”与泉州海交史研究刍议 王连茂 (328)
 宋元时期泉州的珠宝贸易 李玉昆 (347)
 宋元时期泉州陶瓷业与产品外销 陈 鹏 (359)
 (SP) 参 文 吴幼雄 (375)

宗 教

- 元代泉州的犍陀罗式宗教石雕 吴幼雄 (375)
 泉州关羽信仰的历史文化 吴幼雄 (386)
 略论明清泉州士子对关帝的崇拜 陈桂炳 (398)
 张巡、许远与泉州的“文武尊王”信仰 张吉昌 (411)
 鹿港施姓道坛与泉籍聚落 李丰楙 (418)
 从阴魂到神明 翁玲玲 (448)
 ——泉州地区女性神灵信仰初探

文 学

弦管曲词初探	李少园 (471)
明末五部尚书黄克缵《数马集》略论	陈庆元 (493)
泉州之唐宋文学概述	陈忠义 (503)
后 记.....	(514)

“泉州学”的新视野

李亦园

一、泉州学能成立吗

10年前我第一次返回家乡时，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中就有人问我：“研究泉州可以称为泉州学吗？”我当时的回答是肯定的，今天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还是肯定的。

“学”字在近世的用法大都来自西洋的—ology一字，根据Webster大字典的定义，—ology是指一个学科、一门科学或一种知识，所以说一般虽较多用于指某一特定学科，如生物学(Biology)、地质学(Geology)、社会学(Sociology)、人类学(Anthropology)或考古学(Archaeology)等等，但也可以用在指专门研究某一地方，或某一特定人物、事物的知识与学问。在中文里“学”的意义就更广了。根据上海出版的《汉语大辞典》，“学”字除一般所指的学习外，可以指学科、学问、学说与学派等等(1997)。又台北出版的《中文大辞典》，则说“学犹道也、术也；又近世凡研究某一事物自成系统，具有条贯者，皆谓之学”(1979)。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接尾词(suffix)的“学”，最少可以有两种用法，一种较常用的是指一门学科，另一种则可以用作专门研究某一特定人物、事物，或某一特定地方的学问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“孟子学”、“朱子学”、“退溪学”(韩国)、“徂徕学”(日本荻生徂徕)，以及“汉学”、“日本学”、“生死学”、“未来学”等等的用法，而用作“泉州学”、“潮州学”、“雷州学”、“琼

州学”等等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

现在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：所谓“泉州学”是一种以泉州地区的历史文化、人文活动、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的科际综合学问。

二、泉州学与方志学

照上文所说的“泉州学”的定义来说，也许就会有人要问：“那么‘泉州学’与一般方志学有什么分别呢？”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所以首先应该加以阐明。

最先应该点出的是一般方志的撰写大都属于编纂、记述、刊录、登载，而较少进入“研究”的范畴。而“泉州学”之有别于“泉州志”的地方，就在于“泉州学”的基本立场是在从事研究的，像一门学科一样是以研究为最终目的。所谓“研究”，不仅在最高的层次上要有理论的指导，要有假设、求证的过程，要讲究信度、效度等等，而且在实践的历程上要有宽广的视野，要有客观而价值中立的态度，要有摆脱固有框架而不受束缚能有创意的想法，更要有对当代文化学的基本修养，藉以搜集适宜的文化资料以及阐释文化意义，因为无论如何，“泉州学”的基本精神即在辨明泉州文化的特色。

“泉州学”与一般方志学的差别可以用泉州前辈著名学者庄为玑教授的《晋江新志》为例来说明。庄教授的这一部《晋江新志》实际上是一部《泉州新志》，可说是近代方志中最值得赞扬的一部好方志。全书前后曾刊行三版，包括1948年的铅印版，1965年的油印版，以至于1985年泉州志办主持的上下两册铅印版。庄教授在他的《三修〈晋江新志〉自序》中说：“我认为旧瓶装新酒，不如新瓶装新酒；不但内容要新，形式也要新。”（庄为玑，1985：6）所以他的这部“新志”的撰写不但顾及传统的“人”与“时”的因素，同时也顾及“事”的因素，因此是综合了传统史志的纪传体与编年体，再加上纪事本末体而成的“新志”，可以说全新地

改变了传统地方志的体例与内容，因此被朱志嘉与林惠祥两先生认为是新方志的榜样（见《晋江新志》序文）。然而，以研究而非记述为首要目标的“泉州学”与史志不同之处，却在于“泉州学”与“泉州志”虽然都以泉州为对象而论述，但“泉州学”的视野却不止于泉州一地而已，而应以福建，再以华南，更及于全中国为指涉的架构来做比较分析的研究。“泉州学”既然是以研究泉州文化的特色为任务，那么所谓特色就是要显现于不同于他处，因此就是要与他处做系统的比较。泉州是福建省的一个地区，是华南的一个方言区域，是中国的 24 个历史古城之一，是一个最重要的华侨所来自的地区，因此要比较福建其他地区的历史人文活动，比较华南其他方言区域的文化特性，比较 24 个历史文化古城的种种差异，比较全国侨区与非侨区、海洋取向与大陆取向区域的差异，才能把泉州文化的特色衬托出来，这才能显现“泉州学”存在的学术意义，这也就是研究而不止于记述的第一层重点。

再进一步说，以研究为取向的“泉州学”在研究的立场上特别要注意客观的态度，更要认清“价值中立”的研究立场，在这一点上也与传统的方志有相当明显的差别。历史上传统的方志大半以政府的立场为出发，所以带有宣示政令、标榜政绩的任务，着眼的无非是上层阶级、士大夫或知识分子所感兴趣而认为是“正统”的事物。更有甚者，传统方志更带有强烈的价值标准来取舍志书的内容，凡是“缙绅先生难言”的风俗，民间流传的传说谣谚，以至于许许多多被认为不利于统治，有碍于良好习俗的宗教仪式多不在记述登载之列。庄为玑先生在他《三修〈晋江新志〉自序》中有这样的一段话：

《晋江新志》是对旧志而言，旧志指封建政府编修的方志，是以维护封建伦常为目的，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方志。例如清乾隆的晋江县志是以记录政府的政绩和

绅士传记为主要内容的。《晋江新志》则是新时代的产物，以为晋江人民服务为目的。社会的性质不同，新志的内容也和旧志大有不同。（页3）

庄先生的新志确已摆脱为政府服务的立场，所以他说是新瓶装新酒了。但是庄先生撰写的仍是志书，在志书上已做到很有新楷模的标准，在这一层次上我们只有赞扬而无批评。不过如作为研究的作品看，我们可以说庄先生仍不脱旧志书出于一时政治需要的窠臼，同时也不能摆脱知识分子对于俗民生活的忽略，以至于带有好坏价值取舍的标准，因此也就忽略了很多“泉州学”研究的重要材料了。举例来说，《晋江新志》的专题志中的第6篇有外教志，但就没有宗教志。就目前世界学术研究的趋势来说，闽南的各种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专题，甚至可以说是一门显学了，可是对庄先生这一辈的学者来说，那些“童乩起童”“尪姨落阴”的事，实在是不值得加以言述提倡的啊！提倡当然是不值得，但是客观地记录它以作为研究比较的资料却不能省，因为即使要破除这些迷信的风俗，也要有正确了解其存在的生态与理由，才能真正给予治本之效，这就是研究取向的工作要先有价值中立的原因。此外，庄先生的专题志中有南音志却无风俗志、方言志，甚至于初版的乡族志也删去了，而更重要的是广受民间喜爱的泉州民间传统等民俗文学也付之阙如，这大致都是同样的因素使然。

三、泉州学研究的内容

前节讨论到“泉州学”研究进行时应该特别注重要客观、要价值中立诸问题，这也是关连到“泉州学”研究内容很关键的问题，应该首先提出来再加以说明。在文化学、人类学的领域中，有一对很常被引用的概念，那就是“大传统”与“小传统”的文化意涵，在这里值得稍加引申。